

即席发言

● 解读“穴头”自白

● 陪酒的水平

● 英雄美女价值几何

● 吓唬老百姓

● 法律何奈“强人”何

● 正经·假正经·不正经

● ...

潘多拉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热门社会话题

热门社会话题

热门社会话题



责任编辑 吕 莺

装帧设计 李志国

七嘴八舌
• 实话实说
言近旨远
醒世良言

ISBN 7-80120-209-0



9 787801 202093 >

ISBN 7-80120-209-0/G·87

定价: 9.60 元

20

热门社会话题

即席发言

潘多拉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即席发言/潘多拉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 2

(热门社会话题)

ISBN 7-80120-209-0

I. 即… II. 潘… III. 社会问题-中国-随笔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296 号

● 热门社会话题

即 席 发 言

著 者/潘多拉

责任编辑/吕 莺

装帧设计/李志国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60 千

版 次/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ISBN 7-80120-209-0/G·87

北京朝阳区

西坝河东里

定 价: 9.60 元

目 录

一、即席发言

程松寿的“软广告”	(1)
“盖章公司”如何盖章?	(2)
高抬贵手	(4)
谁最有“特异功能”?	(6)
“相信群众”	(8)
让谁先富起来?	(10)
把握爱心	(12)
解读“穴头”自白	(14)
谁纵容了不法外商	(15)
民主是一个根本	(17)
人狼之间	(19)
精英着装	(20)
论邯郸厂的破产	(22)
盛世用重典	(24)
缺席的被告	(25)
管理三枕	(27)
毒品是一面镜子	(29)
老外是否喊“OK”	(32)
寻求保护	(34)

王海的“负作用”	(37)
娱乐时代	(39)
漏洞	(41)
为官不可“非人”	(42)
当代清官的自信	(44)
“知识经济”刍议	(45)
影视的末路	(47)
“假冒法官”论	(49)

二、低调观察

热心肠，冷处理	(52)
陪酒的水平	(54)
当务何急？	(56)
哪种流氓最可怕？	(57)
“大惊小怪”	(59)
没有行贿的受贿	(61)
封建迷信缘何死灰复燃	(63)
也谈“入党动机”	(65)
不只是一个“钱”字	(67)
扣“文革”帽子	(69)
也谈失眠症疗法	(71)
“严打”与反腐败	(72)
吓唬老百姓	(74)
落实与落空	(76)
向人民交待	(78)
“苍蝇”的味道	(79)
“梅花奖”名誉权案随想	(81)
给“公嘴”掌嘴	(83)

生存与丑恶·····	(84)
权力赋予论·····	(86)
因腐败发生事故之后·····	(88)
“混”进共产党·····	(90)
“感谢领导”·····	(92)
游必有方·····	(94)
贪官给谁抹黑? ·····	(96)
“跑官”与“逃官”·····	(98)
谣言是怎样产生的? ·····	(99)

三、知 人 论 世

说“吃亏”·····	(102)
中国人的拖和等·····	(104)
忸怩·····	(106)
唯美与造假·····	(108)
我是□□我怕谁·····	(110)
怕市长还是怕记者·····	(113)
“脑筋急转弯”·····	(115)
“回避”的艺术·····	(117)
最直观的流失·····	(119)
“保险”时代·····	(121)
垃圾与污染·····	(122)
“名联”解读·····	(124)
两个张华的选择·····	(125)
好人一路平安·····	(127)
消费者保护消费者·····	(129)
法律无奈“强人”何? ·····	(131)
“撒钱”的水平·····	(133)

童言不足枕	(135)
抱怨与赏识	(137)
“上帝的爸爸”捧交之后	(139)
“宁死不屈”	(141)
历史系与历史戏	(143)
头发与见识	(145)
炒股的资格	(147)
人生如棋	(150)
文人的“化”	(152)

四、闲人散记

“老师是什么东西”	(155)
关于“不争论”	(157)
不敢	(160)
可悲的“现实感”	(166)
诱饵种种	(168)
杰西卡式的悲剧	(170)
买卖	(172)
万物之“灵”	(174)
小议“自私”	(176)
掩饰感动	(178)
虚拟生活	(179)
英雄美女价值几何?	(181)
追求时髦人人有责	(183)
老人言与老人心态	(185)
正经·假正经·不正经	(187)
欺负知识分子	(189)

“找”钱·····	(191)
说“信用”·····	(193)
说“防”·····	(195)
告密与“受密”·····	(197)
“必然”的盗版·····	(198)
“拍皮球”利弊谈·····	(200)
人生乐在不知足·····	(202)
不做“清官”·····	(204)

一、即席发言

程松寿的“软广告”

《京都纪事》头几集播出时，不少观众在××矿泉水、××奶、××家具、××汽车、××饭店（这里实在不愿再给它们做一次义务宣传）的频频亮相中，纷纷晕头转向，好久才明白过来：这是软广告！

中国电视剧中掺杂软广告并非始于《京都纪事》，但像这样大规模地跳上前台显然还是首次，为此媒体做过专门的报道和分析。我也曾和家人一起慨叹：商品推销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日前偶读明人笔记，不觉大吃一惊：原来南宋时就有了“软广告”！

据《西湖游览志余》卷四记载：钱塘令程松寿靠巴结权臣韩侂胄，以火箭速度上升至太府寺丞，监察御史，右谏议大夫，但他仍不满足，又买了一个美人，特取名为“松寿”，以之进献韩侂胄，韩有些不解，问他：“奈何与大谏同名？”程答：“欲使贱名常达钧听耳。”于是“侂胄怜之，即除同知枢密院事。”

这招真是太绝了。人家程松寿既没有自己去求官，也没有托美人在韩侂胄的枕边吹风，但你韩大人总得和美人歌酒作乐吧，总得时不时叫她的名字吧，而你每叫一声，你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忠心耿耿的程松寿。如此“贱名”不绝于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韩大人心头一“怜”，程松寿便当上了枢密大臣（国防部

副部长)。这个煞费苦心、收益巨大的“广告”是如此天衣无缝，如此滴水不漏，简直“软”到家了。

相较之下，《京都纪事》的软广告就逊色一筹了。你这样没遮没拦地又是厂名又是广告牌，还有活蹦乱跳的实物一大串，就是再傻的观众也会觉得不对劲的，至少我周围就有人出于反感已不再看它——其实以后的剧情里“软广告”少多了。毕竟不是所有观众都像韩侂胄迷恋美人那样离不开《京都纪事》啊。

既然很多消费者对铺天盖地的硬广告采取置若罔闻视而又不见的态度，那么软广告的出现大约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这里建议导演和广告人认真参考一下程松寿的经验：第一，电视剧本身应像美人那样有内容有分量，能吸引人；第二，广告和剧情应像此“松寿”和彼“松寿”那样巧妙结合，浑然一体，使观众像韩侂胄那样防不胜防，或者干脆由于某种原因稀里糊涂地自动就范。说白了，软广告嘛，关键在一个“软”字，既要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又要“软中带硬”，通过一种复杂的灌输过程，达到“破坏一个人的意志而不使他察觉”（弗洛姆语）的超级效果，那才叫过瘾呢。

谨祝中国的软广告软出风格，软出水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盖章公司”如何盖章？

很有一些时间了，办理手续、申请项目、投资设厂之类的大事小事，无一例外都需要有关部门盖章，有时甚至要盖几十个上百个章，前前后后拖上一年两年，当事人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如此旷日持久的“盖章工程”，深受其害的人们不消说是极为反感的。

有人会问了：不盖章不行吗？实际情况是，不盖章还真不行。以前是计划经济，条条块块星罗棋布，一个硬币大小的图章，就可以像猫逗老鼠似的把你“玩”上十天半月，最后让你口服心服外带佩服。而今是市场经济，企业的行为更是必须遵循相关的“游戏规则”，因此同样需要接受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同样免不了要盖章。举例来说，去年底深圳开始了企业无行政主管部门的改革，独立门户的企业告别了昔日的“婆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同时告别图章——在诸如办理税务登记、货物进出口、劳动人事安排、购买住房等事项时，它们仍然要分别到税务局、外贸局、人事局和劳动局、住宅局等部门去盖章。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中间没有了那些一向拖拖拉拉的“婆婆”，因而办事过程大大简化了，办事效率也得到空前提高。由此可见，图章这东西，无论是从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而言，还是从政府职能部门的“裁判角色”而论，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能马虎的。

“盖章工程”的名声太臭了，而图章本身又不能省略，于是有人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成立盖章公司。您不是要盖章吗，我这儿是专门负责盖章的，叫“××盖章总公司”，三下五除二就可以给您盖好章，让您立马驱车上路，并一路畅通无阻。台商陈先生前往该地投资开办鞋厂，项目论证之后，仅用了半个小时，所有手续文本上就盖全了大红印章，令陈先生又惊又喜，连声赞叹不已。据报道，这家“盖章总公司”，是该市针对“有些职能部门多年延续下来的审批手续繁琐，办事拖沓的情况”，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办事手续而成立的。

这个“盖章总公司”是否真的就“两全其美”了呢？这里不妨鸡蛋里挑骨头，深究一下。第一，该“总公司”如果不设置相当于政府职能部门（税务、外贸、人事、劳动等）的机构，那怎么能保证它给企业盖的章都是规范的、可靠的？第二，相反，假如该市的税务、外贸、人事、劳动等政府职能部门原封不动地都搬进了“盖章总公司”，企业的各种申请仍然由它们批，手续上的

图章仍然由它们盖，那么，除了文本上多了一个（些）光彩夺目的“××盖章总公司”的大红印章以外，这一切和该“总公司”成立以前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盖章总公司”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要提高党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强化公务员服务意识、责任意识，首先必须简化那些不必要的环节，其次则要加快办事速度，搬掉那些个有意无意卡人、磨人的“门神”。日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谈及反腐败问题时，特别提到办事过程的透明化、程序化。他说：假如我要申办公司，按程序都办完了，你还不给我办，要好处费，还要卡我，那我就要告你；现在很多部门办事是搞“黑匣子”，东西递上来，“我们研究研究”，你怎么研究？凭什么研究？根据哪个规定研究？这一番话，可谓一语中的。笔者以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盖章工程”的问题，关键在政府职能部门要本着精简、高速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改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不在于是否要“打破常规”，独辟蹊径，成立一个集中精力为各类项目的盖章实行“一条龙”服务的什么公司。

高抬贵手

前不久，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的一道《紧急通知》，向社会上的各级各类奥林匹克学校（班）亮起了红灯。此间人士强调指出，鉴于目前各地的“奥校（班）”有增无减，泛滥成灾，背离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严重违反了教育规律，加重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长的经济负担，强化了应试教育，社会各界啧有烦言，因此，停办“奥校（班）”已刻不容缓。

中国的中小學生有福了？且慢。中小學生是人民的下一代，是

祖国的未来，一些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已习惯于一边盯着他们，一边脑子里咕噜咕噜直琢磨，总想在他们身上“寄托”点什么。这不，就在“奥校（班）”被禁之前，有九位“中国文化界耆宿”，因痛感“目前我们一代人的古典学科基础已远不如上一代人之深厚，继我们而起的青年一代则更无起码的古典基础可言”，故中国文化的长河“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乃正式提出了关于《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要求国家采取果断措施，从学生的幼年时期开始，着手培养经史子集专门研究的预备人才。

九位文化界耆宿德高望重，敏而正直，一直是我们极为崇敬的前辈学人。由于他们无与伦比的声望，可以想见，《紧急呼吁》势必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也许不出三五年，一批幼年古典学校（班）就会在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我当然早过了“入彀”其中的年龄，但我还是想知道，未来的古典学校（班）将怎样开展其延续中国文化长河的伟业？

《紧急呼吁》建议，“依托两三所力量较强的（高校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成立幼年古典学校，也可以在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附属中学中设立古典班，使入学学生除接受一般教育外，重点接受古典学科的基本训练……学生在此幼年古典学校或古典班中，除背诵相当数量的历代名篇外，还要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换言之，“古典少年”们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就业一路“古典”下去，“而有关部门则为其提供终身从事专业的必要条件和生活保障，使这支由少数人从小接受培养而形成的专业队伍不致流失……”

不知老先生们考虑过没有，幼年古典学校（班）的生源如何保证？会不会有家长争先恐后带着小孩前来报名？就算这些都不成问题吧，可对于那些同样为数不多的、至今仍然孜孜不倦于古典学科的“傻博士”、“穷教授”们，耆宿们又是怎样考虑的呢？难道就忍心看着他们继续“傻”下去、“穷”下去？为何不“紧急呼吁”国家多给他们解决一些研究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假如现有

的古典学科人才的相关条件尚得不到较好的保障，又怎能指望有幼年头悬梁、椎刺股，卧薪尝胆，囊萤映雪，誓为古典“下地狱”呢？反之，如果在耆宿们的紧急呼吁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从事古典学科研究成了“令人羡慕”的职业，又何需耆宿们的《紧急呼吁》呢？

勿庸讳言，今天的中国古典正在日渐式微（幸好，还没听说有谁像当年鲁迅那样建议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我们这一代人（中年和青年）既先天体质孱弱，又后天营养匮乏，以至“更无起码古典基础可言”，要重振中国古典看来是无望了。怎么办？刚好，下一代的幼年、少年们好似一张白纸，可塑性极强，对我们的“厚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于是我们大可“拼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简或扑满，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必“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鲁迅《伪自由书·保留》）。这就是中国人“父所不欲（能），偏施（望）于子”的传统心理，这就是大大小小的“××校”、“××班”之所以长盛不衰的秘密！孩子们已经够累、够不容易的了，而耆宿们又在紧急呼吁为他们（尽管只是他们中的“少数人”）营造一个“仁远乎哉我哉欲仁斯仁至矣”、“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之声不绝于耳的“古典”气氛，而且说不定还会有别的什么“紧急呼吁”紧跟其后陆续出台，令孩子们年纪轻轻就“重任”在肩疲于奔命，孩子们何罪之有？

恳请老先生们（及有关人士）高抬贵手，放过这些天真无邪的黄口小儿吧！

谁最有“特异功能”？

查“特异功能”一词，权威的工具书《辞海》（1989年版）未

收，可见理论界、学术界对此尚无定论。我辈孤陋寡闻，以前只是听说某些个“大气功师”、“奇人”、“超人”可以隔瓶取物，能够预测卫星发射的成败，或在几千里之外发功扑灭森林大火，要不是读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等三人的一份迟到的报道——《“超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兴许还真会对“大师”们的“特异功能”深信不疑，以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

既然敢号称“功能最强”的“第一超人”，张宝胜恨不得用“胜于雄辩的事实”给那帮“偏执”、“僵化”的书呆子当头一棒。刚好，一家名曰航天生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愿意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1988年5月21日，这家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鉴定会”，由张宝胜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成绩”兼表演功夫，何祚庥等三人应邀参加。很遗憾，在长达7个小时的“鉴定”过程中，一向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地玩弄观众于股掌之间的“超人”竟然令众人大失所望：一会儿“情绪不足”，一会儿声东击西，一会儿偷梁换柱，最后好歹将事先装进塑料瓶中的药片给“变”了出来，但是，绕在瓶外的玻璃胶纸已被撕开，防伪用的塑料环已经脱落，显然，塑料瓶尽管还是“密封”如初，但的确曾被“超人”用神不知鬼不觉的“特异功能”打开过。

按说，经过这样一场高规格、高水准的“鉴定会”，“超人”的所谓“特异功能”该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吧，孰料，“由于种种原因”，“超人”败走麦城的消息并未公诸于众，反而被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此后漫山遍野铺天盖地充斥全国的，仍然是大量有关张宝胜之流的“大师”“盖世神功”的渲染，就差称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的脊梁”了。一直等到7年之后的今天，何祚庥等人的报道才得以披露于世，读来直让人扼腕叹息，感慨不已。

谁有权力将何祚庥等人的嘴死死封住？谁有权力严禁那些怀疑“特异功能”或者对“大师”、“超人”们知根知底的人“乱说乱动”？毫无疑问，是某些领导部门。今天想来，要不是现在的

“气候”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真不知何祚庠们还要被迫沉默到什么时候。

或曰：某些领导部门为何要自觉充当气功骗子们的保护神？何祚庠认为，这缘于他们“科学知识缺乏”，或者是企图以此“博取思想解放的美名”。杂文家鄢烈山说，是因为他们“太相信张某，太相信‘特异功能’，从内心深处期待张某的‘特异功能’是‘科学地确定了的事实’”。我倒觉得，如果仅仅是出于这些考虑，似乎还不足以使某些领导部门惶惶不安于那场“鉴定会”的不光彩的结果。

相较之下，另一种解释也许更为可信一些：某些领导部门心里对“神功”本来也是没多大把握的，特别是看到“第一超人”的那一场狼狈不堪的表演后，就多多少少不免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了。但是，人家毕竟是领导，怎么能在广庭大众之下承认自己受骗呢？那样岂不显得自己太愚蠢、太无能了吗？想当年，“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曹阿瞞中了周瑜的反间计，一时糊涂杀了蔡瑁、张允二将之后，“虽心知中计，却不肯认错”，乃谎称“二人怠慢军法，吾故斩之”。

“相信群众”

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张秀武，人如其名，不但心地善良，品行优秀，而且孔武有力，功夫过人。去年3月19日，他乘公共汽车返校，途中有一男青年强行拦车，上车后又殴打司机，并抢夺票箱。张秀武忍无可忍，挺身而出，果断制止了歹徒的暴行，并在其他乘客的协助下，将歹徒送至××市公安局。之后，张秀武又将歹徒押送至该市客运办派出所。直到深夜11点多钟，才把事情处理完毕。